

海 端

张德信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刻苦攻读·····	(1)
两试不第·····	(11)
整饬校风·····	(23)
笔架博士·····	(30)
替民分忧·····	(33)
剖决疑案·····	(46)
智斗权豪·····	(53)
严惩恶少·····	(81)
冒死上书·····	(89)
平反冤狱·····	(114)
知错必改·····	(120)
巡抚到任·····	(129)
修吴淞江·····	(134)
勒令退田·····	(155)
被诬罢官·····	(174)
心念国事·····	(179)
东山再起·····	(192)
七次上疏·····	(197)
死而后已·····	(209)
后记·····	(220)

刻苦攻读

我国广东省海南岛的东北部，有一个美丽的县城——琼山。这里山青水秀，椰树、橡林、花草，郁郁葱葱。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把这座城镇叫做“奇甸”^①。从琼山往北十里，是海口镇。它的北边是琼海海峡。有一条潘公河由西向东穿镇而过。全镇房屋南北排列，形成一条不到半里长的街道。明代琼州府、县的分支衙门多设在此地，是抵御倭寇^②的军事重镇。当时著名的“清官”海瑞就出生在这里。

明正德十三年（一五一八年）的正月，海口镇的汉族和黎族百姓，兴高彩烈地欢渡着春节。街坊村落，立天灯，荡秋千，非常热闹。到了元宵节，依照风俗，镇上的居民，来到镇署门前，有的攀折榕枝，做着偷青的活动；缺少子嗣的年轻妇女，到寺庙拈纸烧香，叩头祈祷，向神灵虔诚地祈求着贵子；少年儿童则到镇署衙门抚摸石狮，祈取着平安……

一忽儿，孩子们陆陆续续离开了石狮，来到衙前广场，打闹嬉戏，尽情玩耍。一阵欢乐过后，有一个孩童离开了伙伴。看模样约有五、六岁，宽额、大眼，端庄的鼻子，厚厚的嘴唇，衣着朴素、整洁，节日的喜悦显露在红朴朴的脸庞上。他

^①参见周果《琼山县志》卷一、二、三《舆地志》。

^②倭寇，指当时我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。

擦着额头的汗水，蹦蹦跳跳地来到一位少妇的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妈妈，咱们回去吧！”

这位少妇，年纪约在三十岁上下，听到儿子的问话，有点踌躇。心想，马上回去吧，怕影响儿子的兴致；不回去吧，儿子又说得那样恳切。于是，她反问儿子：“你不想玩了吗？”

“咱们出门时，您不是说玩一会就回去教我背书、认字么！”儿子回答着。

“好，好，哪咱们就回去吧。”这位少妇被儿子懂事、听话和做事认真的态度感动了，说着，就领着儿子沿街向西走去。

这母子，就是童年时代的海瑞和他的母亲谢氏。

二

小海瑞的家住在大街西头靠后的一个小院里。因地处海滨，潮水常常袭过来，加上海上经常刮来强大的飓风，给这里的居民造成灾害。所以，海口镇居民住房的房基都很厚实，房屋低矮。小海瑞家住的也是这种房子：正房三间，用木板隔成一室两屋。中间的堂屋尽头是一座神龛，墙壁上悬挂着海氏族谱，两旁贴着两幅对联，字迹已经模糊。神龛下面设着一副长条供桌，中间是小海瑞的父亲海瀚的画像，香炉、烛台，对称地摆在画像两旁。东屋是小海瑞母子的寝室，摆设简陋而整洁；西屋南端窗下放着一台织布机，西墙下放着一架纺车，北边有一张书桌、竹椅。正房前左右两侧有几间小屋，是厨房和来客的住处。小房前边的庭院，环绕着砖砌的院墙。院中，种植着花草、翠竹。整个住宅，显得宁静而有生气。

小海瑞和母亲回到家里，谢氏着手收拾屋子。而小海瑞坐在

堂屋的竹椅上，望着正面墙壁上的族谱和父亲的遗像，他想起了妈妈常常给他讲过的家世和早死的父亲……

大约在南宋时代，始祖海球就从福建迁来广东，定居番禺。球生子海钰。钰生子甫震、甫云。甫震生子海逊子，是明朝开国初年的广东卫指挥使。逊子生子海答儿，在洪武十六年（一三八三年）跟父从军到海南岛，落籍琼山县，后又迁到海口镇。曾祖海福被敕封为松溪县知县。祖父海宽，是个举人，官至福建松溪知县。海宽有三个子侄：海澄，海澜，海瀚。海瀚是海宽的第三个儿子，是小海瑞的父亲。他天性聪敏，却不大爱读书，也不善于料理家务，两年前就病故了，死时才四十多岁。父亲死后，留下的四十多亩祖田，因无力耕种，只好租佃给别人。收回的租米不够食用，就靠母亲纺线、织布，做针线活，挣些钱米，补贴着过活。正由于这个原因，父亲在世时的那位家人汪熙，也只好劝他暂时回家……

小海瑞想到这里，对母亲的崇敬油然而生。

谢氏看见儿子陷入了沉思，猜想他一定是又在想爸爸了。便走上前去轻轻拍着儿子的肩头说：“你不是要回来背书、认字？”

“噢，噢！”妈妈的话打断了小海瑞的回忆和思念，他含糊地答应着，便到西屋拿来前几天妈妈给他写的仿格，准备摹写。谢氏怕他再陷入对往事的回忆，就去取书，教他背诵《孝经》。她精心地一字一句地教着：“身体发肤，”小海瑞跟着念一句“身体发肤”。“受之父母”，“受之父母”。……小海瑞睁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，认真地听着，念着，记着。有时也和妈妈念着同一个句子。

谢氏教了一会，看他记的差不多了，便温和地说道：“我

提头两个字，你接着背下去，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小海瑞象一个初上考场的学生，立刻变得严肃起来，并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您提吧。”

“身体……”

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……。”^①海瑞一口气背了出来。

清脆流利的背诵声，象蜜汁一样灌注在谢氏的心田里，感到分外甜蜜。小儿子的好学、聪明、机灵的情态，给她早年丧夫，抚育孤子的悲凉凄苦的心情以极大的安慰。她发出会心的微笑，一把把小海瑞搂抱在怀里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背得真好……”。

平日，在清晨，在午间，在夜晚，谢氏纺线、织布，或者在灯下做着针线活，小海瑞就伏在桌子上摹仿练习着“天地君臣父子”等简单的仿格，或者背诵着妈妈教过的书中的句子。朗朗的背诵声，伴和着纺车声、布机声以及时而迸发出快慰的笑声，组成一曲曲绝妙的乐章，给这座孤寂的院落，增添了些欢快的情趣。

三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花草树木几度凋谢，几度繁荣，小海瑞也渐渐长大成人了。他开始不时地给妈妈提出种种疑难的问题。

有一次，海瑞不知从那里找到了一本没有经过删节的《孟子》，读着读着，完全被其中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

^①参见《孝经》卷一《开宗明义》。

轻”之类的句子所吸引。他感到奇怪，为什么妈妈教自己背诵过的《孟子》中没有这些话呢？他就去问妈妈。谢氏一听，十分惊讶，反问海瑞：“你说的是些什么呀？那种书是不准读的！”

“噢！”海瑞听了更觉糊涂，不解其中原委，又问道：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谢氏面对儿子迷惑的面孔，知道不讲清原因，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。于是，就给海瑞讲起朱元璋删节《孟子》的故事：

那是在大明王朝开国的当儿，朱元璋登上皇帝的宝座，也按前朝开科取士的办法选拔官吏，拢络文人儒士。于是，就建学校，兴科举。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题，就是用什么作为学生的课本和科考题目呢？他让臣子们把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^①拿来，亲自挑选。当他翻阅《孟子》，读到书中一些对皇帝不客气的语句时，大发雷霆，对大臣儒士们说：“如果这老儿活到今天，我非把他拉出去斩了不可！”盛怒之下，他命令撤去配享在孔庙中的孟子牌位。后来，一些文武大臣替孟子求情，才勉强把孟子的牌位请回孔庙。但是，朱元璋命令老儒刘三吾对《孟子》这部书进行删削^②。结果，把《孟子·梁惠王》篇“国人皆曰贤，国人皆曰杀一章”，“时日曷丧，予与汝偕亡。”《汤誓》引文和《离娄篇》“桀、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”一章。《万章篇》“天与贤则与贤一章”，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“君有大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

①《四书》，即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《五经》，即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。

②参考《明史》卷一百三十九，《钱唐传》。

听，则易位。”《尽心篇》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以及“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“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之视君如寇仇。”等等，一共八十五条，全都删去了，剩下一百七十多条，名为《孟子节文》，刻版重印，当作学生的课本。还规定学生平日考试和科举考试，都不准用删去的部分出题。

是孟子讲的道理有它独到之处呢，还是出于海瑞的认真执拗？虽然谢氏把朱元璋删削《孟子》的故事详细讲了一遍，但并没有使海瑞的疑团从此冰释，反而对《孟子》中删去的部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他对谢氏说：“妈妈，我看太祖把《孟子》的精华都删去了。难道民不重要么？拿一家一户来说吧，一个家长，不精心抚育和爱护自己的子女，要么变坏了，要么得病了，死亡了。如果子女们变坏了，得病了，死亡了，这个家也就衰败了。一家一户都衰败了，还谈得上什么天下社稷呢？在这种情势下，即使是出个真命天子坐在金銮宝殿上，又能顶什么事呢？”

谢氏被儿子这一番议论惊呆了，既喜且忧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喜的是海家留下的这根独苗，勤奋好学，聪敏深沉，做事执着认真，前途无量；忧的是他这不大的年纪，居然对书本上的事想得那么多，又那样特异，将来会不会出什么乱子？

几天过去了，谢氏为儿子读书的事，弄得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。海瑞已经是十多岁的人了，当娘的不仅要尽到慈母之心，还应该兼负起父亲的责任，严格管教。可怎么个管法呢？她想，必须把他托付给一位严厉、通达的先生才行。

谢氏就是这样以慈母的全部心血抚育教导着孤儿，也同样从勤奋好学的孤儿身上得到了孝敬和安慰。

四

谢氏经过反复思量之后，就把海瑞送到海口镇靠东的一家私塾去读书。

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海瑞，来到私塾，真像鱼儿得水一样高兴。

在私塾里，海瑞受到了更加严格的规范教育和熏陶。平时，他和同学相处，从不高言大笑；在路上行走，若遇长者，总是肃然起敬，让长者先行；长者有所指教，就俯首静听；有所吩咐，就急速办理。海瑞这种谦恭、遵守礼法的态度，得到了同学、长者和塾师的称赞。

嘉靖十九年（一五四〇年），二十八岁的海瑞从私塾转到郡学读书，他勤奋努力，博览群书。因此，知识的视野更加广阔了。

一次，郡学期中考试，题目是写一篇读书心得。海瑞写了一篇《严师教戒》，一问一答地阐发着自己的志向。他说：人的一生不要白活着。当以圣人为楷模，照他们的话去要求自己。人要有大作为，并不一定中高科，做大官，而是要时时处处想着上报朝廷恩德，下替百姓分忧。如果做了府、县的官吏，要弄钱是容易的。面对着华丽的房舍，娇美的妇女，你能动心吗？过去确立的志向，会因形势、地位的变化而随之动摇吗？在钱财的世界里，能出污泥而不染吗？或者说空话，不踏实干事，反而在人前充好汉吗？见了达官贵人，奴颜卑膝，阿谀奉承；在穿着华丽服饰的人群中，觉得自己寒酸，心虚气馁，说起话来，也低声下气；有点小小成绩便骄傲起来，看见别人成就一番事业就嫉妒；遇到容易办的事就抢先；夸耀自己的长

处，掩饰自己的过错，不管干什么事都存私心杂念，对关系国家兴亡的事却不闻不问。要知道，人一生穷困潦倒不是什么短处，如果不讲求品德，才是最大的污点。上述种种，只要占了其中的一条，既对不住自己，更对不起祖先。那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？有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，但畏首畏尾，偶尔侥幸得到卿相大臣的官衔，那也不会令人佩服，不会受到人们的拥戴，更不值得人羡慕。唉！我若是犯了上述任何一条，还不如早早死了的好。

这篇文章交了上去，教官爱不释手，再三玩味，赞叹海瑞还没有进入仕途，就对世态人情，洞彻明晰，了若指掌，真是难得的人才！

五

琼山县西的墨客村，是明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的家乡。丘浚的曾孙、海瑞的好友丘郊在村东修建了一座“乐耕亭”。海瑞读书之余，专门为此写了《乐耕亭赋》，赋的序诗说：“源头活水映平川，桃色花香总自然。海上凝成真世界，人间谁信不神仙。棋惊宿鸟摇深竹，歌遏行云入九天，良会莫教轻住别，每逢流水惜芳年。”又作《乐耕亭记》以纪其事。

就是这个“乐耕亭”，渐渐成了海瑞和学友经常聚会的场所。闲暇时，海瑞邀三五志同道合者到这里，聚谈如何读书、如何作人的道理；有时也针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，痛加抨击。

一次，聚谈者中间有人对会试高中的状元非常羡慕，感叹地说：“我将来若能金榜题名，荣宗耀祖，衣锦还乡，才不负这十年寒窗呵！”在座的有人随声附和，称赞他有志气。海瑞

听了，严肃地指出：“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圣贤之书，教人识其真心，自持处事。决不是以此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。再说，八股取士，按照死硬的格式作文，会有什么出息！即使以此为途径，侥幸得中，若不踏实办事，必将滑入邪道。就说作文作赋吧，那是一门艰深的学问，贵在感情真挚。就和画师作画一样，不是简单地达到‘貌似’，而应力求‘神似’，把真情倾注到画中去。赋诗作文，若对国家、对自己毫无补益，那岂不是像宋代人说的‘可怜一生心，用在五字上’吗？”说得在场的人无不佩服。

话题转到社会弊端，对当时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明知是坏事，不敢反对，明知是好事，又不敢支持；有的甚至脚踏两只船，说话模棱两可，办事一味调停、和稀泥的文武大臣、士大夫、地方官吏，海瑞也愤慨地予以斥责。他说：“这样的官吏，自以为得到了孔夫子的‘中道’，是善于处世的能手。其实，充其量只不过是‘乡愿’，说得不客气一点，仅是一剂‘甘草’而已。这种人与那些大奸大恶没有两样。这种作风，流毒后世，其害不浅，必须无情揭露，使它无躲藏之地！”如此大胆地抨击和深刻的议论，尤其是出于未经世事的海瑞之口，在当时实是难得。

多年的郡学生活以及同学间的相互切磋，使海瑞的学问、思想和性格，陶炼得更加成熟，更加坚强。他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小秀才，但名声早已被人传扬开了。有一天，省督学官蔡一哲到琼山视察，听到有关海瑞的传闻和言行，好奇地对他当面测验。海瑞有问必答，有条不紊，深刻明晰。蔡督学大加赞赏。又问及海瑞的身世，更为钦佩。接着，蔡督学为考核郡学生员的学业，出题考试，题目是“不曰白乎”。

一个时辰过后，海瑞第一个交了卷。当教官把试卷交给蔡督学后，他一连看了好几遍，不忍放下。他完全被海瑞在答卷中对官吏贪赃枉法、贿赂公行恶习的痛斥以及有事实、有议论、浑然交融的行文吸引住了。他说：“像海瑞这样胸怀大志又勤苦攻读的人，才真正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池塘莲荷！”说完，即吩咐教官，好好督促、教导，并要海瑞一定去参加来年的乡试。

两 试 不 第

大明王朝建国之初，就沿袭历代的科举制度，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和会试，借以笼络文人儒士，选拔封建官吏。明代科举制度规定，在子、午、卯、酉年的八月，由各省布政使司选派官员在省府举行的考试，称作乡试；辰、戌、丑、未年的二月，由礼部官员在京城举行的考试，称作会试。经乡试录取的生员，第一名称解元，其余统称举人，并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。举人参加会试录取的，第一名称会元，其余统称贡士。然后，再由皇帝亲自在殿廷策问，称作殿试或廷试。录取的分三甲放榜，一甲三名，依次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赐进士及第；第二、三甲若干名，第一名均称传胪，其余统称进士，属第二甲的赐进士出身，属第三甲的赐同进士出身。如果在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中都取得第一名，就是世称的“连中三元”。按规定，一旦高中进士，就可作官，状元授修撰，榜眼、探花授编修；二、三甲考选庶吉士的，均为翰林官。其他的或授给事、御史、主事、中书、行人、评事、太常、国子博士，或授府推官、知州、知县等官。殿试不第的贡士，或授小京官，或授州、县副职。而会试不第的举人，也可根据志愿，被分配到边远地区作个地方官或教谕之类的小官^①。

^①参见《明史》卷七十《选举志》。《大明会典》卷五《吏部四》记载，“凡教职，洪武十八年以会试下第举人，俱授学正、教谕。”

海瑞在私塾启蒙，又到郡学攻读数年，圣贤之书吟唱背诵，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阅览，真可称是“饱学之士”了。然而，他对八股文之类并不感兴趣。而总是想把孔孟圣贤们讲的道理运用到现实中去。他认为这样做虽不能达到像杜甫说的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那样的高超境界，但改变一下社会现实中流行的种种弊端和恶习，还不是难以做到的奢望。所以，注重实际，熟悉民情，用孔孟讲的道理，解释耳闻目睹的事实，成了海瑞学习生活中的主要内容。可是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由于督学、教官的鼓励，长者的督促，慈母的期望，使他仍不得不走上科举应试的道路。

海南的七月，骄阳似火。幸亏有海风的调节，气候还显得湿润和凉爽。海瑞和东乡人章硕言等几个同年考生，穿着青衣长衫，头戴方巾，脚登尖头布靴，挑着简单的行装、书籍，向北进发。

海瑞一行，渡过琼海，继续北走，满眼绿叶、红花；起伏的山峦，披戴着葱翠的绿装，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；道旁的庄稼，已经成熟，农家男女，都在紧张地收获着劳动果实。

“庄稼成熟了，但百姓自己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呢？”海瑞触景生情，不由得想起了地方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农家百姓的苦况。他的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。

“海年兄，有点累了吧？到前边歇息一下好吗？”章硕言不了解海瑞的内心活动，关心地说。

海瑞应声答道：“不累，我是在想，你我前去应试，若能高中，取得一官半职，可千万不要忘记百姓的辛苦才是呵！”

“请海年兄放心，到那时，虽不能落个清廉刚正的美名，但小弟绝不贪赃枉法。”说完便笑了起来。从这话语中、笑声

中，足以看得出他是一个直肠直肚的豁达人。

海瑞和章硕言说着，笑着，同伴们像受到感染似的，也都议论着应试、作官的话题，表达着自己的志向。不觉到了雷州，歇息过后，时而步行，时而乘车，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，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广东省府广州。便租了一家客店歇息，同时准备着应试所需要的一切。

二

海瑞等按照乡试的规定，提前到指定的贡院报到，领取卷头，填写了履历。然后交回卷头，领回了乡试凭证。到了八月九日，天还没有大亮，海瑞就提着装 有笔、墨、纸、砚的考篮，再次到贡院门前等候考试官员点名。几个时辰过去了，才点到琼山县的考生。随后，海瑞便依次进到考场的头门。

在考场的头门处，早就有两个负责搜身的官员等候在那里。海瑞一到，那两位官员一齐动手，摘下方巾，解开衣扣，脱掉布靴，打开行李、考篮，里里外外，仔细搜检一遍。接着验明乡试凭证、身份，再由一名称作号军的军士带领，进到二门。考试官把原来填写的卷头交给海瑞，仍由号军领到答卷应试的地方——号舍。

海瑞进去一看，只见那号舍宽约六尺，长约一丈。前面一排窗户，上半是格子纸窗，下半是板窗，板窗下端留一小洞。窗下放着一张条桌，旁边有一张小方橙，条桌旁边靠墙放了一张仅能容身的小床，大概是供考生临时休息的。与窗户相对的是一面小门。剩下的就没有多少空地了。午饭就由号军从窗口递进来，在号舍食用。

一切就绪，便正式开科考试。当主考官、监考官走进考场之后，内外门窗一律关闭上锁。然后，鸣钟开卷。号军站在号舍窗前，严为把守；监考官来回巡视。气氛森严，如临大敌。

第一场考试，是四书义、经义等，一共七道试题。指定答卷的内容不许超过程、朱的集注疏义的范围，行文的格式又必须是八股文。

海瑞面对试题，想起了临行时教官对自己的嘱咐：答卷的字迹要工整清晰，卷面要干净；行文中要避免那些名讳和庙号，万一不能避免而非用不可的话，必须慎重，对所用的字、词，要舍去规定应该舍去的笔划。否则，不仅影响录取，甚至还要严惩。至于八股文，海瑞十分厌烦。他觉得，作文填词，都应该论述一些急迫紧要的问题，把发自内心的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，对自己，对国家都有益处。但考场上的八股文，形式特别死板，内容尤其枯燥。又分什么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入手、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。还硬性规定：“破题”要用两句话点题，“承题”要承接破题的意思作进一步的发挥，到“起讲”才开始议论。以后各股，要求把议论层层推进，而“中股”是全篇的中心。在最后四股中，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，共为八股，或者称作“八比”。这种死板、空洞的文字，不仅不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，也不能思考发挥。只能剽窃子史陈言，雕琢字句，毫无实用价值。然而，身处考场的海瑞，出于对封建法令、条例的耿耿忠心，还是认真地对待这场考试。因他平时学习刻苦，知识渊博，所以答卷挥洒自如。好在行文格式也因其死板而显得简单，他便循规蹈矩，依样画葫芦地做出了一篇漂亮的八股文。

头场考完，海瑞便提着考篮回到客店歇息。十二日清早，

又到考场，点名，搜身。接着进行第二场考试，题目是关于封建典章制度之类。十五日是一场考试，试题范围是经史时务策，主要考核考生的办事能力。

海瑞做完最后一道试题，又把卷子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，然后，由号军打开门锁，来到庭院，深深地嘘了一口长气，好像要把几天来积压在胸中的郁闷一股脑儿地吐出去似的。他伸展双臂，活动着四肢。抬头仰望，大雁在自由地翱翔；侧耳倾听，鸟儿在林间鸣啾。海瑞的心在跳跃着，犹如飞出樊笼的大鸟，回到了广阔的天空里，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自由和欢乐。

海瑞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，又返回号舍，取出行李和考篮。这时，夜幕渐渐降临，当他将要离开贡院时，回头看看其他号舍，一排排号舍的窗户，明暗交错：暗着的窗户，意味着里边的考生已做完试卷离去了；亮着的窗户，是因为里边的考生还未答完试卷。按规定，这类考生，一人发三枝腊烛。若发的腊烛点完还不能交卷的，就要硬行收卷。那样，考取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。海瑞想到这里，不禁发出了几声叹息。

三

当晚，海瑞回到客店，躺在床上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随便翻阅着随身带来的书籍。他看着看着，不由得想起了最后一场考试——经史时务策。

如果说前两场考试都是硬搬先贤夫子的陈言套语的话，那么最后一场考试多少还能接触点实际。而这正是海瑞所擅长的。他就信手写了一篇《治黎策》，提出有关海南黎族问题和解决的办法。